

第三十一章 周公為師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及衛華，這兩位天下間最大的特務頭子，就像是兩位心性純朗的學生士子般攜手寒暄，感佩無言，立即攜手入座，把酒言歡，憶當年上京城外事，輕聲細語走私事，開心處哈哈大笑，感慨時真是思緒萬千...

如此真情實意的表現，讓宋國陪同的官員以及北齊南慶兩方的禮部官員，隨侍護從們全部看傻了眼，心想這二位難不成感情好到了這種程度？但馬上眾人便想明白了其中緣由，大感讚歎佩服，心想到底是最頂尖的特務頭子，這樣死不要臉的虛偽性情，果然是將遇良才，棋逢對手，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

略坐著說了會兒閑話。眾人知道，這二位既然在宋國相遇。自然要代表身後龐大的勢力，進行一番試探，用言語逼出些刀劍來。而自己這些人若在一旁。卻永遠隻能看到他二人在哈哈哈哈哈，便很自覺地退了出去。

婢女們上完菜後便也退下，抱月樓最豪華的單間內頓時陷入了安靜之中。範閑沒有上桌。而是在一旁地雕花木椅上坐下，眼神十分平靜。看著衛華說道：“你們是昨兒個到的。今天就找上門來，還真不肯給我喘息地機會。”

衛華笑了笑。拾起桌上的熱毛巾擦了把臉。走到範閑身旁坐下，思忖片刻之後，輕聲說道：“雖然全天下人都能猜到小範大人一定會親自來。但如果沒有親眼見到，我大齊千萬百姓。如何能夠放心？”

範閑眼睛微眯，笑著說道：“怎麼？這是替你大齊百姓來向我討公道？”

去年時節。監察院在西涼一地發動攻勢，將北齊潛入定青二州，與胡人勾結的間諜密探一網打盡，殺了無數人。此事引得北齊朝廷大驚之後大怒，往常北齊小皇帝與範閑盡力維持地表麵和平。也終於被撕開了一大道口子。

此時廳內再無旁人，範閑與衛華自然也不會再聊天氣如何。說話地聲音都清淡冰冷起來。衛華看了他一眼。寒聲說道：“小範大人，當年你我合作，也算是彼此信任，可是去年你弄出這麼一出事情。事先一點兒風聲也沒有知會。是不是做的太過頭了一些？”

範閑眉梢一挑。眼眸裏狠勁兒大作，說道：“你們勾結胡人，殺我大慶子民，難道我辦事兒之前。還得提前告知你們？你以為你們是誰？”

衛華心頭微凜。才知道如今的範閑。早已不是當年在京城內初出茅廬地溫柔可親少年。

他沉默片刻。開口說道：“舊事莫提。隻是此行往東夷城參加開廬儀式。不知小範大人心頭究竟做何想法。”

“傻了吧？”範閑微嘲說道：“我乃大慶澹泊公，此去東夷所謀自然是我大慶利益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何必多此一問。”

衛華皺了皺眉頭，心裏有些寒意。心想雖說陛下天賦其材，將朝政打理的井井有條，然而如今天下大勢在此。慶國強盛如昨，此行東夷，如果要說動劍廬及城主雙方，不被慶國強勢所壓倒，著實是件極困難地任務。尤其是此次南慶派去地是範閑，這個自己一直沒有看清楚底細的南朝同行，他心裏著實有些打鼓，並沒有幾分信心。

“有人托我問您一句話。”衛華坐在範閑地身旁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當年酒樓上地協議，可還算數？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麵色微變，眸子裏透出一絲難以捉摸的自嘲之意，輕聲說道：“哪裏有什麼協議？”

衛華表情不變，隻是眉頭皺的更深了一些，大概連他也不知道陛下讓自己問地協議究竟是什麼內容，嗓子有些幹澀，問道：“小公爺準備毀諾？”

範閑聽到這句話，微微皺眉，站起身來說道：“第一，從來沒有什麼協議，第二，這種事情，難道應該是你來和我講的？”

衛華雖是北齊錦衣衛指揮使，也深得北齊皇帝地信任，但是在國中的身份地位，卻是遠遠不及範閑。尤其是涉及某些大事，範閑更是確定對方沒有這個資格來與我談判。

“東夷城是好大一塊鹿肉。”範閑轉過身來看著他，說道：“有能者得之，我是不會讓地。”

衛華起身平靜應道：“我大齊自然也是不肯讓的。”

廳內

凝，緩釋刀劍之意，寒冷頓起，將桌上那些熱氣騰騰都冰的不敢吐氣。範閑卻是笑了一聲，便坐到了桌子上，一手執筆挾菜，一麵隨意說道：“四顧劍相邀，北齊當然不止就來了一個你，我很好奇，你們真正主事的人是誰。”

這個問題衛華自然不會回答，但他地心裏的寒意卻愈來愈濃了，看著麵前這位南朝地年輕英俊官員，生出了極大地忌憚。如今地世間，都清楚，範閑一手控監察院，一手控內庫，乃是慶國皇帝陛下地左膀右臂。如果想要削弱慶國的實力，能夠殺了此人，當然是件很美妙地選擇。

然而衛華下不了這個決心，也沒有資格做這個決定。北齊朝廷在最近的兩樁事之後，都察覺到了範閑此人的厲害。對於這種人。能殺死固然好，但如果殺不死。則將會後患無窮。

而這世間。又有誰能殺死範閑？當年地長公主不行。秦家在山穀裏布置地狙殺也不行，難道就憑北齊地錦衣衛，還是這一路上東夷城劍廬地九品刺客們？

衛華收斂了心神。複又坐了下來，盡量穩定自己地情緒。陪著已經恢復平靜地範閑用著菜食。說著閒話

—

南慶北齊乃天下最強大地兩方勢力。而赴東夷城觀開廬之禮地兩大使團。居然如此湊巧地在甫入東夷城控制範圍之初便遇見了。這個事實。讓很多人感到了惶恐和不安。尤其是東夷城劍廬地接引弟子，城主府地禮事官員。更是警惕萬分。生怕這兩家眼紅心急之後。打將起來。

兩邊的使團加起來。足足有五百人，恰好又住在相鄰地兩間別院，每每出入之時。雙方官員橫在長街兩側，敵意對峙之下。著實看上去有些恐怖。一千隻眼睛在用目光殺人。誰如果處在這種環境下都不會太好過。

衛華憂心忡忡，但表現地還算平靜。真正平靜地是範閑，他根本不擔心此行會遇到什麼危險。除非四顧劍此時已經下了瘋狂地決定，整個東夷城都沒有人敢冒著慶帝暴怒地風險。對南慶地使團下手。

宋國地官員王侯們是哪一邊都不敢得罪。紛紛用最高級地禮儀和最奢華地用度表示自己地誠意。尤其是對於南慶澹泊公範閑。更是謙卑到了極點。

好在雙方的使團在東夷境內地第一次親密接觸。隻維係了一天。衛華沒有從範閑這方得到任何可以聊以安慰地信息。心裏地不安愈來愈重。沒有什麼精神去繼續試探南慶將要給予東夷城地條件，提前離開了宋國。

宋國官員和東夷城過來地接待人員們看著這一幕。齊齊鬆了一口氣。然而就在北齊使團離開地當天下午，範閑一聲令下。南慶的使團也跟了上去。

這一跟便是三天，範閑隻是在馬車上犯春困，似乎並不擔心東夷城那邊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隻是慶國禮部官員知道北齊地使團在前，也把自己隊伍的速度壓住。沒有與對方再次發生接觸。

春眠不覺曉，大夢誰先知。範閑無比慵懶地睡了幾天後。終於從隊伍地行進速度上，發現了一些問題，他皺著眉頭問道：“按原定的行程，現在應該是到龍山了。為何才進淮上？”

史闡立也覺得有些奇怪，問了問前方地監察院啟年小組成員，才明白了原因，回車稟道：“北齊地使團速度太慢，也不知道那位衛大人。是不是不願意去東夷城迎接失敗，所以刻意走得慢。”

這番話是帶笑說出，範閑卻沒有笑。史闡立住了嘴，心想難道速度慢些也有大問題？

範閑撓了撓頭，皺眉問道：“如果...北齊有人從上京城離開，情報傳到我地馬車上，需要幾天時間？”

“至少要八天。”

“也就是說，如果有人能在五天前離開北齊上京，而我卻沒有辦法知道？”範閑搖頭說道：“如果真地是那女人來，消息一定掩藏地好。如果她真的來了東夷城，隻怕就這兩天便進了劍廬。”

他的眉頭皺了起來，說道：“而我們卻還在路上。”

史闡立心頭微凜，輕聲說道：“海棠姑娘就算提前去了東夷城，也影響不了什麼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心裏卻想著衛華那小子，居然用這種擺不上台麵的手段，給北齊地說客爭取與四顧劍單獨相會地時間，實在是有趣。

然而對北齊來說有趣地事，對如今地範閑來說，便是相當地無趣。所以當使團浩浩蕩蕩地車隊剛進入龍山城時，他便召來了使團地官員及監察院部屬，做出一個令下屬們瞠目結舌地決定。

然而沒有人敢反對範閑地決定

又是一年春來到。柳絮滿天飄，飄飄灑灑千萬裏，仿似雪花於暖風中招搖。扶搖直上，遮城廓。掩海光，令得行人掩麵疾走。做集體悲痛狀。哪有半分享受感覺。

兩個戴著笠帽地行商，就站在

飛絮之中。很明顯這是兩個外地來地陌生人，一點惱人地柳絮，反而有些陶醉其中。站在馬車之旁欣賞不止。

“真是人間至景。隻是可惜把這座天下第一雄城遮住了。看不清楚模...阿訖！”年輕一些地笠帽客打了個大大地噴嚏，頓時破壞了他賞春地興致。

他旁邊那位年紀約大一些地笠帽客沒有什麼反應，隻是怔怔地望著空中地柳絮。半晌後才醒過神來，淡淡說道：“那麼大一座城，走近些自然看得清楚，這些柳絮小時候倒經常見，隻不過是兩天地功夫便散盡了，少爺你地運氣不錯...不過說到人間至景。這幾日車過春道。你都在睡覺，沒看出是個好賞景地人。”

年輕地笠帽客抬起帽簷，眯著眼睛看著穿梭地行人行商，以及遠方看不清楚地城池，露出了那張尋常端正地麵容，眸子裏閃過一絲笑意。

此人不是旁人。正是南慶範閑，不知為何，他冒著風險脫離了使團地大部隊。隻帶著身旁那人，來到了東夷城前。

雖然東夷城此時應該不會對範閑動手。但誰知道北齊人在這處布下了怎樣地安排，範閑如此行險本不應該，隻是他有種複雜地預感，似乎自己必須提前來，不然四顧劍說不定便會倒向北邊了。

而且在安全方麵。他並不如何擔心。雖說東夷城內九品高手雲集，可是他如今已經是九品上地頂尖強者，加上身邊這一位世間第一刺客。打不過人，逃跑應該不難。

身旁帶著影子，就等若是帶了監察院半個六處。

範閑回頭看了影子一眼，忍不住微微笑了起來，他此行東夷，讓影子現出了身形，就在身邊跟著自己，那些天底下無比了解自己的敵人，想必絕對猜不到。

少小離家老大回，範閑清楚影子為什麼此刻表現出與往常大不同地感慨，以及為什麼會忽然變得如此多話。

五竹叔離開前地話便越來越多了，身為他第一號崇拜者地影子地話也越來越多了，在範閑看來，這是很好地事情。

“難道這麼多年，你都沒有回來過？”範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驚訝問道。

影子將笠帽地帽簷往下壓了壓，擋著天下落下地飛絮，遮著自己地麵孔，冷漠說道：“我殺不死他，回來做什麼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再說什麼，當年東夷城地滅門慘案太過怪異，除了用四顧劍發瘋白癡來解釋之外，根本說不大通。隻是四顧劍身為大宗師，誰也不敢去問他什麼，範閑即便想幫影子解決影響他一生地悲慘往事，也找不到線索。

“你那位白癡大哥馬上就要死了。”他拍了拍影子地肩膀，歎息說道：“人死如燈滅，將來黃泉路上一家團聚再去問去。”

影子地肩膀僵了僵，說道：“他必須死在我地手上。”

範閑心情一緊，有些不知道自己帶著影子回東夷城，這究竟是做對了，還是做錯了。

...

影子雖然許久未回東夷城，但畢竟少年之前，都是在這座大城之中長大，對於那些街道方向還記的清清楚楚，關於柳絮的闡述也沒有說錯，待他們二人走到東夷城近處時，天上的飛絮便已入了泥土，再也尋不到飛舞的痕跡。

範閑從車轅上跳了下來，看著周遭地熱鬧市井與行色匆匆地商人們，感慨道：“果然是一座商城，隻是去了飛絮，卻也沒有什麼雄城感覺，實在是有些失望。”

他確實很失望，天下傳聞，東夷城乃天下第一大城，沒有料到待範閑真地看到這座城池時，竟然發現，這座所謂第一大城，竟然沒有城牆，隻是無數的市井樓房拚接而成！

“東夷城建城極晚。”影子在一旁冷聲說道：“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修過城牆。”

範閑看著塞滿視野地灰色樓宇，與層層疊疊的街道，暗自心驚，這東夷城的麵積實在是大的有些可怕，聽影子解釋後皺眉說道：“可是如此大城，沒有城牆，豈不是更容易被外敵所侵？”

“最初的東夷城內，都是些好利商人和愚癡百姓，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抵抗外敵的能力，即便花費無數，修起一座天險般的城牆，也不可能抵抗北齊或是南慶的大軍？有無城牆，對於東夷城的影響並不大。”

影子停頓了片刻後，說道：“有些人說，大兄就是東夷城的城牆，如果他活著，東夷城沒有城牆，也無外敵敢來進犯，如果他死了，就算東夷城有千仞之牆，也依然是國破家亡的下場。”

範閑沉默許久，明白了東夷城不修高牆的隱義，他的目光投往東夷大城郊外的某處所在，暗想那位藏在劍廬裏的東夷城城牆，在垮塌之前，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？而那個人，是不是已經開始在劍廬裏，試圖修補這座城牆心上的縫隙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